

印尼音樂故事在台灣：為愛情與寂寞購買一首歌；為光明與鼓舞組一支樂團

有一次我被罵，我就去洗衣服，我在哭，我大哭，但哭的時候，靈感就這樣跑進來。」



| 2024 11 17 Dream of Death /

自小因歌唱的「真」莉亚（Maria Chullun）在2020年，第一次拥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，这首歌描述一段夭折的恋情。那是她自己的亲身经历。

她位生于苏门达腊楠榜省（Lampung）的女子，到台工作已有8年。孤独且渴望恋情的她，在网路上结识一名印尼男子后，便坠入情网。在「真」马莉亚的叙述里，这名男子温柔体贴，即使多年后的现在，想起那段暧昧恋情，仍会双颊泛红，她解释道：“他我真的甜呼呼的（so sweet）。”

就在她决定要托付恋情的前一刻，社群网站下的一则留言戳破她的粉红梦境：“原他他有老婆。”

如雷轰击的「真」莉亚，不与男子断绝联系，却在Facebook上写了诗（puisi）：

最初只是回留言
我在此相遇
后开始闲聊
偶尔会视讯
啊…啊…啊…啊…
慢慢感到喜欢他
我已悄悄爱上他
越来越无法自拔
什么时候我们才能相见
可惜啊可惜
原他已有所属
但我还是他
男人的情郎我疯狂

人在印尼万隆的音人吉多（Gito Shantiong）遇到首后，探问「真」莉亚：“想不想让它变成一首歌曲？”他愿意写些词句上旋律。



| Maria Chullun /

「真」丽亚：“我的歌一定是真实的故事”

即使从小就会唱歌，参加各种比赛，真莉亚也未曾想过有一天能演出自己的作品。就算到了台担任照护工，一个月只有一次可以自由做自己的事，也不放争取上台表演的机会，她特偏印尼自有的音律（Dangdut），偶尔也会唱流行歌曲。

但那终究是别人的歌，她渴望拥有自己的歌曲，能唱出自己的心情。吉多的询问，正是契机。真莉亚“别人”的糗事，因此成一首名曲〈别人的情郎〉（Bojone Uwong）的歌曲。

不只如此，真莉亚在台北租借了个录音室，与人在印尼的吉多合作，录制歌曲，上平台。

这个合作模式，一直延续。直至今日，在音串流平台上，共有九首由真莉亚演唱的歌曲，有些是她自己作词，吉多作曲，有些歌是吉多作曲包办。她也会印尼的律另外作词改成歌。

“我的歌一定是真实的故事。”在移工聚集的台北车站里，穿著蓝色洋装的真莉亚，拿出手机点著歌曲跟我听，些故事不一定是她自己的经历，像是〈两个孩子的失婚子女〉（Janda Anak Dua）就是别人的遭遇，只是由她唱出而已。



| 2024 11 10 /

“他不让我唱歌。”真莉亚不愿重述这句话，每次一次，语气就更沮丧一点。

《两个孩子的失婚子女》描述一位离婚女性长期忍受社会异样的眼光和批评的处境，直言自己遇到男人也会因失魂身份被歧视，无法得到真情。而她所追求的却是幸福而已。

真莉亚自身也是个“失婚子女”，且育有一个儿子。2014年她只身到台中担任家护工，就是为了脱离婚姻的阴霾，看透处境，告诉自己不要多想。

一段婚姻，令她也无法忘——她和在家的前夫，从中学时代就交往，走入婚姻之路；婚后，前夫经常发脾气，甚至会动手打她。但令真莉亚尤其无法忍受的，是前夫会阻止她去出外演出。

“他不让我唱歌。”真莉亚不愿重述这句话，每次一次，语气就更沮丧一点。

因此，离婚上台，对她来说，是种解放——真莉亚在台的工作是“照顾阿公”，与雇主同住，但可以利用一个月一次的自由，参与移工活动，并且上台唱歌。如今想起那段从少年累的结果果实破裂，她仍感到憾不舍，但也庆幸遇到到台工作的机会，站上自己的舞台。

而促使这位唱歌的印尼女子拥有自己歌曲的吉多，也随著合作次数增多，与她情感逐渐加温，两人于2023年结婚。一段相知相恋的过程，同样也被做成歌曲：〈互相喜欢〉（Suka Sama Suka）是他回味段的心情，〈万隆与台中之间〉（Antara Bandung dan Taichung）强调了段距离情的注定。

你的时候
有种不寻常的感动
然未曾见你
但毫无疑问地我上了你
广阔的蓝色大海
在我与你之间
身体虽然分离
我的心却系念著你
万隆与台中之间
放你我的心意
我的情人耐心
等待相见的那一刻
我迎你而
与你厮守



| Kabupaten Banyuwangi Cinta Dita Abadi /

金塔：“的，命运已变”

“歌下，心浮离婚后留异的悲戚，只剩“有朋友，一个人”的感受。

自东爪哇外南梦（Kabupaten Banyuwangi）的金塔（Cinta Dita Abadi），不是真莉亚在台前的移工前，也是她和吉多的“娘”。而同，金塔也是音人吉多的客户，很早就向他“歌”，制个人曲。之后，也是她真莉亚和吉多，助位同在异的姐妹，能够享受音。

所的“歌”，是一种客制化服务。

“喜唱歌的移工找会歌的人，他量身做歌曲。”印尼移工文化研究者吴庭表示，很多在台移工找吉多歌的起，是有人向吉多歌送在移工社群中拥有极高人气的主持人云福（Tony Thamsir）。“吉多可以帮忙歌”的风声，由此。

在台，也有委托歌的服务，但与台的价格相比，印尼歌服务价格便宜很多，多落在台一千到两千元（250至500元港）。吴庭解，个价格在印尼，可能是一般人一两月的薪水，但就在台印尼移工而言，不是假日出门吃一好料的花了，“况且，些歌的人会提供套装服务，例如一次三首，并且助歌曲音、后制和上架等后。”

“歌的人，都想要有自己的歌曲，同，也都有个人的故事想。”吴庭补充，唱歌的移工会以种方式，自己梦，“她有自己歌曲，就更有条件争取表演的机会，不管只是喜表演，或是外快，都是替自己加值的方法。”



| 2024 11 10 Cinta Dita Abadi /

活跃于在台移工表演舞台的金塔，就是如此。她和吉多合作的程序，与真莉亚相反，是吉多先了曲她，她自己填歌。此，金塔想起了前夫——两人早早婚，婚后了公司，却因经不善公司倒，只好先后到台移工。然而，丈夫因故非法逃逸，拖累金塔，最后丈夫被捕，两

人回到故國的隔年（翌年），決定離婚。

十多年前的往事，仍歷歷在目，金塔敘事中，充滿挫折，听果令人憾。但她，不算是坏的局，因，“我的老公会打人”。

“离婚，我的老公有我祝福。”金塔于是再度回到台工作，非但再也无离，也在里找到属于自己的表演舞台，以及新的宿。

管另嫁他人，金塔是不忘情。她，歌下，心浮离婚后留异的悲戚，只剩“有朋友，一个人”的感受。金塔的第一首歌曲〈孤〉（Kesepian），由此而生：

我自哀悼
何会落到步田地
或就是我的命
下总是心
在我孤的夜里
再也无你意
呼
此刻我明白你已离去
我的人生不再有意义

但首歌不足以承她一段婚姻的所有感受，于是，金塔再了第二首歌：〈我的情故事〉（Kisah Cintaku）。

我曾幸福
携手成家
但是最后
处境改变一切
我扭曲宿命
在异国生活
的，命运已变
期待不比实
的，怎么
我只能分手收
你走吧！我毫无怨言
就我自活下去
在就剩我一人
家人打拼斗
我不会放
就算精疲力
但心的意
我确信，我可以



| Evin Puspita Sari /

文和米拉：成有故事的人

“我遇到什么，想听什么歌，就下；不喜跟人、也不想听人听的事，也会下。”

无真马莉亚或金塔，都经一次失的婚姻，在台工作，重拾情，透寄托心情。而类似的案例并不少。

“很多印尼人（移工）都样，因失去情到里，然后感到孤。”陪著真马莉亚受的文（Evin Puspita Sari）在旁补充。

文是真莉亚和吉多旗下的“歌手”。出生在东爪哇小村的她，从小就唱歌，而她前台家护工的原因，也与真莉亚相同：离婚，想境。

但她不像真莉亚一样，会，故事，只喜透歌声，递心情。因此，2023年到台担任照护工的她，会著自己照的阿一起唱歌，也不在放上自己在房间唱歌的影片。

管文不会，却：大多印尼人都会自己的感受，“我遇到什么，想听什么歌，就下；不喜跟人、也不想听人听的事，也会下。”

“我些移工之前，得都不算太好的生活，但也因样，成有故事的人。”真马莉亚每个移工身上都是故事，每个人身上也都有故事。

她因在印尼的时期，因受到家暴而心理咨商，结识了一群同样受虐的女性，并且互相支持，因而成了一个名叫“凤凰世代”的团体，以浴火重生之寓，宣示他们正面迎向未来的决心。



| 2024 11 10 /

“有时候我唱歌，男人都不认真听，或是不理，我只是想叫他听我唱歌。”

“凤凰世代”也有一首属于自己的歌曲〈我们的旅程〉（Our Journey）：

我们的旅程引著你和我
一起面对命运
生活把我们变成灰
但我们像凤凰一样崛起

然而，不是每个移民故事的印尼移工，都有灰暗的经历或受虐的故事。同样向吉多学了一首歌的米拉（Mila Armidya Sari），小时候就是个活泼开朗的小黑妞，长大后从大学护理系毕业，到医院工作，不到一年，就因工作累薪水低，以及亚洲金融风暴影响，到了台湾工厂工人。尽管如此，她只记得是一段旅行，一个冒险而已。

比起音乐，从小就学作的米拉的故事更有趣。她会将自己的台湾的生活经历，写成文，参加文学营，也透过写作投寄家人的思念。

例如，她会自己无法见到丈夫的孤独，以及受虐想哭的心情，化成歌词，做成歌曲；但也会写丈夫的抱怨，向吉多学上音符，自己高唱出声，“有时候我唱歌，男人都不认真听，或是不理，我只是想叫他听我唱歌。”米拉的歌曲〈我不能〉（Tak Bisakah），是她的怒气：“你可不可以不要这个样子？！”



| (Mila Armidya Sari) /

米拉表示，丈夫不搭理自己，心里会很很受伤，“但不可以一直憋著让自己受啊，很不舒服，所以，我要写出，唱出。”

拥有一个孩子的米拉，与丈夫长期分居两地，感情依然甜蜜，在台湾，经常向旁人展示自己的家人与生活。于唱歌、写作，也只成一个闲暇活动，一份兴趣，不是成就，也有幻想，“我只希望，以后我的孩子跟孩子看，他知道我在台湾的生活，知道我过得很精彩。”

很期待感情

“有一次我被，我就去洗衣服，我在哭，我大哭，但哭的时候，灵感就样跑。”

新婚不到两年的真莉亚于去几段失败的恋情与婚姻，已经不再感到受，更，新婚丈夫不支持她追逐梦想，更成音生意伙伴。只是，在异国，免孤独寂寞，她，雇主就是她在台家人，如果雇主不心，了她，她就会歌，好心情。

“有一次我被，我就去洗衣服，我在哭，我大哭，但哭的时候，灵感就样跑。” 真莉亚笑实在很荒，她么，哭成样，袋却只有歌和旋律：“然今天雨下得么大，但我必相信，明天会有彩虹。”

真莉亚会移工受苦的故事，也会下生活点滴，但她更喜欢的是情，“因我很期待情。”



2019 6 5 /

“女性移工，尤其是照护工，会透音表达自己的意见，而且非常直白。”吴庭以另一位女性移工艾尼（Eny Moresta）的作〈自打拼心好累〉（Kesel Berjuang Dewean）例指出，女移工会抱怨丈夫不事生，感只有自己辛苦工作。

不是我不想
跟你在一起
我一直忍耐
你那种个性
你不明白，忘了你也有任
你能得么爽
可都是我的汗水
有担的男人
只知道呼吸
我自打拼心好累
心力交瘁
只在配偶出的老公
才不会他的孩子付出
下去会很累

不只如此，吴庭进一步展示移工歌曲作的赤裸程度，像是：透歌曲吐露心情，自己宁愿和人分隔两地，才会确定自己最喜欢的是——只要在梦里喜就好。尤有甚者，性的幻想和出的愉悦，寄托在歌曲里。些作都展移工情欲流动的一面。

真莉亚喜嘟歌曲，也常翻唱嘟歌曲，并拍成MV上YOUTUBE。例如〈与我偷情吧〉（Selingkuh denganku），就是一首跟花心男的情。

在台中工作多年的真莉亚以台中公园和车站背景，找素人演，演了洒狗血的情，展示移工感情的脆弱面。



FakeSHINE FakeSHINE IG

印尼🇮🇩克：光明并非永恒

女性移工如此，男性移工呢？

在吴庭🇮🇩的🇮🇩察里，🇮🇩管男性移工🇮🇩团比🇮🇩有“直男”视角，🇮🇩🇮🇩移工心声或🇮🇩利，不🇮🇩，有些男性🇮🇩团，也会唱些“小情小🇮🇩”。例如，由四个分处台🇮🇩中南部的印尼移工🇮🇩成的🇮🇩克🇮🇩团——披光🇮🇩团（FakeSHINE），便🇮🇩常藉著歌曲呈🇮🇩移工感情世界。

“吉洋🇮🇩一步表示：他很喜🇮🇩🇮🇩种有印尼人、菲律🇮🇩人、台🇮🇩人的🇮🇩合，不分国界，一起享受音🇮🇩。

“Pop Punk 🇮🇩种类型的音🇮🇩很受印尼年🇮🇩人的🇮🇩迎，因🇮🇩有令人愉悦的点，会🇮🇩听者感到快🇮🇩，🇮🇩然我🇮🇩的歌，有的是分手，有的🇮🇩焦🇮🇩。”披光🇮🇩团主唱吉洋（Krisna）表示，在移工的生活中，“分离”是一再重复发生的，所以他🇮🇩的🇮🇩作有🇮🇩分手的〈消失〉（Sirna），也有自我宣示🇮🇩感情忠🇮🇩的〈痴情第一名〉（Juara Satu Setia），“因🇮🇩我🇮🇩团🇮🇩发🇮🇩，周遭有太多出🇮🇩或不忠的事情，如果要追女生，都被🇮🇩成花花公子。”吉洋🇮🇩他🇮🇩唱出外籍移工的心声，拒🇮🇩渣男🇮🇩种刻板印象。

听好了，我真的很🇮🇩你
不要怀疑，不要🇮🇩豫
🇮🇩把我跟渣男相比
我才不会突然搞失踪
🇮🇩相信我的🇮🇩
非比🇮🇩常地巨大
我已承🇮🇩不会变心
你得永🇮🇩守护🇮🇩情
我🇮🇩的🇮🇩不如🇮🇩华丽
我🇮🇩你想的🇮🇩巴那样浪漫
但🇮🇩到真心，我可是痴情第一名
🇮🇩然我只是个凡夫俗子
我的抖音🇮🇩有偶像哥哥火🇮🇩
但🇮🇩相信我可是痴情第一名

生于2000年的吉洋，是团🇮🇩里年🇮🇩最小的一位。他在苏门达腊楠榜省一个名🇮🇩Rejo Binangun的小村庄成长，但承🇮🇩峇厘🇮🇩的血液与文化🇮🇩统。自小就喜🇮🇩音🇮🇩，学🇮🇩🇮🇩吉的他🇮🇩，在🇮🇩下很🇮🇩找到体面的工作，才决定到台🇮🇩。

🇮🇩到台🇮🇩的吉洋，想要🇮🇩个🇮🇩团，在Facebook上找到同样在台🇮🇩工作，也擅长🇮🇩器的同胞，于2022年11月🇮🇩成🇮🇩团。他解🇮🇩，🇮🇩团命名🇮🇩FakeSHINE有很多含义，重要的只是提醒自己：光明并非永恒的，“🇮🇩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一定会在某个🇮🇩刻黯淡下🇮🇩，因🇮🇩永恒的光明只属于宇宙的🇮🇩造者。”

“🇮🇩🇮🇩团，只是希望工作累了，🇮🇩能够享受音🇮🇩，自🇮🇩🇮🇩人，如此而已。”吉洋想要唱🇮🇩所有的在台移工，🇮🇩有年🇮🇩人听，因此，他的🇮🇩作灵感也都🇮🇩自在台移工的生活，“🇮🇩我🇮🇩，音🇮🇩表演非常重要，我🇮🇩可以透🇮🇩🇮🇩那些在工作中心情不好的人🇮🇩心起🇮🇩。音🇮🇩可以🇮🇩那些疲🇮🇩、有🇮🇩力、想要放🇮🇩以及其他很多事情的人振作起🇮🇩。”

“🇮🇩团命名🇮🇩FakeSHINE有很多含义，重要的只是提醒自己：光明并非永恒的，“🇮🇩个世界上的一切都一定会在某个🇮🇩刻黯淡下🇮🇩，因🇮🇩永恒的光明只属于宇宙的🇮🇩造者。”

和女性照护工🇮🇩样的“个体户”，只在印尼移工活动🇮🇩域演出相比，移工🇮🇩团的演出机会🇮🇩比🇮🇩多元，除了在pub演唱、在台🇮🇩多元文化活动表演，也能登上音🇮🇩祭等🇮🇩合。例如，南部🇮🇩事团（SOUTHERN RIOT）在大港🇮🇩唱登台，“黑袍🇮🇩”（Jubah Hitam）🇮🇩在2025年元旦于总统府升旗典礼上🇮🇩唱。

即使🇮🇩了自🇮🇩🇮🇩人而🇮🇩团的披光🇮🇩团，也能打🇮🇩台🇮🇩地方活动的演出名🇮🇩之列，或是在东南亚歌手到台🇮🇩演出🇮🇩，担任暖🇮🇩嘉🇮🇩。只是更多🇮🇩候，他🇮🇩是在移工聚集的🇮🇩合出🇮🇩，提供慰藉。

例如2024年夏天，在高雄旗津一个🇮🇩争取🇮🇩工🇮🇩利而唱的活动中，他🇮🇩也登台🇮🇩汗演出，吉洋在演唱新歌〈不要停在🇮🇩里〉（Jangan Berhenti di Sini），躲在🇮🇩篷下避阳的移工🇮🇩，忍不住🇮🇩凑到舞台前，跟著旋律舞动。

“🇮🇩首歌是要告🇮🇩大家，眼前就算有很多障碍和困🇮🇩，也不要放🇮🇩。就算承受很多🇮🇩，也要🇮🇩持做自己，🇮🇩🇮🇩前🇮🇩，永不止步。”吉洋🇮🇩一步表示：他很喜🇮🇩🇮🇩种有印尼人、菲律🇮🇩人、台🇮🇩人的🇮🇩合，不分国界，一起享受音🇮🇩。

八月正是印尼🇮🇩立🇮🇩念的月份，披光🇮🇩团除了演唱正向🇮🇩极的歌曲，也不忘🇮🇩🇮🇩印尼的🇮🇩国歌曲，与同胞一起🇮🇩庆。演唱完🇮🇩，吉洋有感而发🇮🇩了一段🇮🇩：“无🇮🇩我🇮🇩身在何处，都要保护我🇮🇩国家的良好声🇮🇩，不要通🇮🇩犯罪行🇮🇩或其他愚蠢的事情🇮🇩玷污我🇮🇩国家的良好声🇮🇩。”



在台上嘶吼巴勒斯坦和反

“古迪迪：金属在印尼很受。据，亚洲最多金属的国家，就是印尼。

大多移工团或个人演唱的作目的，都是为了“故事”，只是有人注重个人情，也有人为了倡移工益。然而，由印尼移工所成的金属团Dream of Death，几乎不碰触真实故事，他台上狂野嘶吼的是巴勒斯坦和反，鼓吹正义革命，但下了台、退了，成都是著普通日子——白天上班，余间听音、团。

如同披光团的成，Dream of Death的五名团也是透找到彼此，而团——而且是金属团。

“主唱古迪（Gunadi）喜金属。”各有音喜好的团异口同声，原因于主唱的决定，古迪迪本人也不否，他：金属在印尼很受。据，亚洲最多金属的国家，就是印尼。

Dream of Death的团自四面八方，但都是偏农村，台工作原因也如出一：故有工作机会，只有出国工作之途。但不主唱古迪、吉他手阿迪（Adi）、贝斯手米昆（Mikun）或是鼓手Nono，几乎都从高中接触器，在拮据的条件下参加音社团，有才华，但困于源，无以。到台工作多年，不存了点器，也有了站上舞台的余裕。



1 / 10

贝斯手米昆台才29，如今已38，十年光丰富了他的生命。能够自行作曲的他，除了中学期学会吉他外，贝斯、电曲制作、MV影音后制，都是台工作才学的。他自己用在台的，了自己的器，甚至学会用电。

“在我的国家，大部分成功的人都出自富裕，人只能苦苦求生（Struggle）。”管外界移工在台备受委屈，但米昆却，因台，他才有能力拥有人生第一台电，“在台，我有工作，可以保有兴趣，有团有朋友，我得自己很幸运。”

类似的叙事，也在其他团口中重述，例如鼓手Nono在高中社团学的是钢琴，但看到朋友打鼓，得很有趣，便看著youtube自己学鼓。成多才多艺，中学就有相程度的表，却受限于源和境，直到在台成人口中的“外”，从小就怀有的音梦，才有足够的生活条件可以支撑。

“在我的国家，大部分成功的人都出自富裕，人只能苦苦求生（Struggle）。”

“很多印尼人都很有才华天，但在自己的家，都是无用之人（useless），只能在自己的村庄打零工，什么也做不了，也有发才华的机会。”Dream of Death经人傅翰森（Hasan Firmansyah）在听完每一个团的后，都会我下个注脚。

傅翰森是高雄科技大学的博士生，他演出的影片《公园》在台国际影片影展得多大，因此感受到文化推介的重要，便于2024年五月志愿接下Dream of Death 经人的工作，设法增加团的演出与曝光机会。他，Dream of Death不只移工而唱，也不只唱台人听，想要面世界。

尽管Dream of Death部分团员——如贝斯手Mikun、吉他手阿迪在印尼，曾自费出版专辑，但主唱多是虚构，“都不是真实故事”，加入金属乐团后，都必面临不同的风格主张。Dream of Death的音阶反映时事，充满批判。

主唱古迪是歌词的作者，他也是出身偏乡，但他到台工作的理由和其他人不同，“我的父要我我在上大学，跟从之间做，我都不想要。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。”古迪从2015年到台后，就再也未有回印尼。

自小就以作家志的古迪，他充满虚构情，尽管学生时期因社团活动担任乐团主唱，却未曾想这个乐团。Dream of Death于他是个意外，而他的加入条件是：“一定要是金属乐团。”

“因此，我在金属音乐中，找到了我自己。”古迪进一步补充。

“我的父要我我在上大学，跟从之间做，我都不想要。我想要看看这个世界。”

〈停止战争〉（Stop the War）、〈应许之地〉（Promised Land）、〈哭泣的国王〉（The Crying King）都是Dream of Death回归世界情、具有人道关怀的作品，但它们有真实事物作基础，也无故事性。

〈3D2Y〉是Dream of Death目前作品中，唯一一首有真实故事背景，古迪解释：“这是我朋友的故事，他在弟弟死亡后的情况，很触动我。”

我拍了自己一巴掌
好让自己从梦中醒
我得多努力
现实多美好
我想救的人
在怀中死去
你如此安
你微笑离去
我毫无知觉
无力接受现实
我想开了
那些叫醒我的人

也有精彩生活

“在台发展的移工团体、或是独立歌手，很少能够进入大众的视野、被媒体关注，黑袍团体是比这特例的例子。”吴庭瑜表示，再有才华的移工，被看的机会都很少，然而，跟在印尼相比，在台，这些移工人能够争取的形象算少，群体比这小，因此，可以好好发展。

就吴庭瑜长期观察，会唱歌的移工离台回印尼后，就再也不做这些事了，因再努力都不一定会有成果或发展，尽管是有人曾经经演艺团体，但自己创作自己唱的案例，就比这少见。。

因此，既然在台工作可以有自己的舞台，移工便利用这个机会，享受“演出”。他不只投入歌曲创作、自制歌曲、上串流平台而已，善用网路平台和影音功能，频繁发布自己的音、表演，并注重心情。

特是女性移工，几乎每天都会在自己的社群网站上发布自己唱歌、表演，MV短影音，就算只是在台北街头走路，或只是一张照片，都可以配上自己的歌曲和歌词。而比这愿意砸重本的移工，会找朋友助拍音、影，背景自然是台的风光。

“印尼歌手、明星会使用短影音、或网路媒介宣传，移工也会复制自己国家音、业的宣传方式，只是比这而已。”吴庭瑜补充：当然，也是移工建立、维持社群的方式。

傅翰森，短影音、影像或文，是移工呈现自己异生活的方式，同也能让故的友看见他在异的活跃与安好。他进一步指出，移工透过网路维持自己和故的关系，建立人脉，有机会也让友知道：“我甚至有台人朋友。”

“除了家人看，也是其他人看，我虽然是外，但我不是只有工作而已，有其他事情可以做。”米拉，很多人会对移工有刻板印象，但他只是而已，但就像台人有自己的生活和交友圈一样，移工也有自己的兴趣和网，同样会想自己的生活下，留子，他他知道父母的人生有多精彩。

因此，金塔积极参与移工活动，担任主持人，并各方网；真莉亚和文担任照护工，一个月有一天休假，也会利用个间表演或者交游。米拉甚至常和台移工团体、政府公务往，并抽空班授，拓展各种经验。这些移工，无东广、台北火车站，或各个市的

印尼街、印尼店，都是工作之余的人生舞台。

不，金塔她想法比： “我是两个孩子的，我在国外工作，自大两个孩子，在一个是人，一个在银行上班，我每天都在跟自己，跟大家，我是个成功的，我可以，你也一定可以。你我都一样，有分。”

“歌曲是你的，歌曲是我的生活。” 金塔，“我的雇主可能不好，每天工作很辛苦，会有一点，如果可以唱唱歌、听听歌，也会快一点。”

注：本文中的歌，由吴庭翻，＜万隆与台中之间＞歌取《歌从方》一。